

# 双鸭山心语

第 76 期 2009 年 9 月 10 日



## 把真相带到伦敦市中心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轮功学员走上英国伦敦街头，把真相带给中西方民众。在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以及中共的迫害真相面前，人们心灵触动。大家问得最多的是：中共为什么要迫害这么平和的功法？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主张诚实、讲真话、尊重传统道德，鼓励人们通过实践“真善忍”获得身心的健康。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后，只能依靠腐败聚拢党徒，造成整个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而法轮功的“真善忍”象乱世中的清流，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人修炼。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九九年七月，中共用谎言宣传和暴力手段掀起了这场迫害。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下自己的名字，支持法轮功。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修炼。法轮功现在已经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明慧网】“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各地的巡回展出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分别在韩国和澳洲展出。

八月三日至十七日，美展在澳洲悉尼市中心“松树街创作艺术中心”展出。

西方观众查尔斯先生（Charles Zammit）在每一幅画前欣赏好久。他一再向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他感受到每一幅画都带给人鼓舞人心的希望。

怀抱婴儿的安琪拉（Angela Mills）女士表示：“我一直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件事。但是当看到这些画时，让我犹如感同身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画展主办人安德鲁（Andrew Toirkens）表示，每一幅画都包含着千言万语。无论在任何一个层面来看，迫害法轮功都是一个错误，应该被制止。

## 画出千言万语



## 曝光 牡丹江监狱王喜波的恶行

【明慧网】王喜波：双鸭山人，此人一度积极迫害大法弟子，曾帮助恶警用极其残忍卑劣的手段（毒打、针刺、不许睡觉等）迫害和转化了大法弟子刘建富等人，此人仗着有钱和人际关系，在狱中为所欲为，是二监区的所谓“校长”，因积极参与迫害受奖赏，年前减刑释放。

二零零九年七月，大法弟子侯喜财（原牡丹江监狱警官）被转入佳木斯监狱继续关押迫害，非法关押在二监区四分监区。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早六点多钟，侯喜财在铺上发正念，包夹的犯人赵明臣和赵友无理阻止，恶语相加，并往侯喜财身上泼冷水。随后，两犯人在犯人王喜波的指使下对侯喜财又大打出手，侯喜财据理力争，王喜波却大叫：“就打你，爱哪告哪告去！”

王喜波等人如此嚣张行恶，是受了四分区监区的中队长张格秋的暗示和唆使。侯喜财未被迫害前曾是一名教官，张格秋等多名警察都曾经经过侯喜财的培训，张格秋碍于面子，没有亲自动手，但却在暗中指使犯人对侯喜财进行迫害，王喜波等人便是他利用的打人工具。

牡丹江监狱关押着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被非法判刑的男大法弟子。曾被牡丹江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孔祥柱（39岁，双鸭山市民）、吴月庆（30多岁，双鸭山市民）。潘兴福（31岁，曾任双鸭山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李儒清（66岁，双鸭山矿务局机电厂职工）。

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美展在韩国金海市“长有文化中心”展出。地区议员辛容玉在祝辞中说：“‘真善忍’是人类应该追寻的普世价值观，并祝愿人们能够把‘真善忍’根植在心底，使和平与正义得以实现。”她分享自己的观展体会说：“这些画作超越宗教文化理念，在传播人类应追寻的‘真善忍’普世的价值。实践‘真善忍’是了不起的，这些画作真是画得太好了。”

观众朴贞爱对画作感佩不已，她表示：“这是非凡的画作，简直就象是神画的。从画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太神秘了，而且感觉有能量传过来。明天还想带认识的人过来再看一遍。”后来她果真又带着街坊邻居来再次观赏了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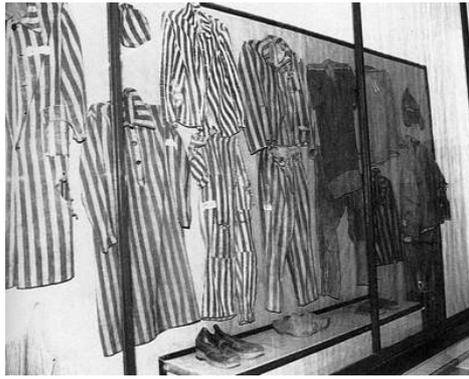
说起二战集中营，人们很自然的想到那些瘦骨嶙峋、眼神黯淡、满脸哀伤的犹太人。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剃着光头，穿着相同的条纹衣服——囚服（右图）。在那里条纹成了魔鬼的面料，它是死亡集中营里囚犯的耻辱标志和特殊身份的记号，意味着剥夺穿条纹衣服人的所有尊严和希望。

随着那段践踏生命和灭绝人性历史的过去，条纹似乎不再是善良无辜者的屈辱象征。可是今天在中共体制下的高墙内，条纹再次被用来玷污人类的尊严，历史发生的一切正在被重演。连日来，明慧网刊登了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因拒穿囚服，而惨遭迫害的大量事实：

大庆监狱副监狱长李维龙滥用职权，多次用断食和暴打的手段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已有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近来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为猖獗，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他任副监狱长后，不但不思悔改于以往，还命令各个监区，如果法轮功学员不穿囚服就不许吃饭，已有数名大法弟子因拒穿囚服而遭到毒打。

七月十一日，鸡西大法弟子邱学志被饿昏送去医院抢救。七月十二日，大法弟子杨功喜被恶人棍棒相加，打

## “条纹”下的尊严



得遍体鳞伤，并被扔到外面示众。十三日，四名不穿囚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殴打。十四日大法弟子张兴业遭毒打，胸腹膜被打烂，并被戴上手铐和脚镣，扔到太阳下曝晒，张兴业几乎窒息。恶警们多次烧毁大法弟子的所有衣服，或把所有衣服喷上“犯”字，大法弟子宁可披上床单，坚持不穿囚服。目前连续不断的殴打和断食使那里的大法弟子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

如果人性疯狂到泯灭的程度，那就是兽性了。据说积极实施断食迫害手段的李维龙，基本是进了监区就打人，已有几百人次，每次打完人后还变态地大笑。这种疯狂病态其实就是中共体制下驯养出来的野蛮、残酷、恐怖的兽性。

面对如此罪恶，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起码生存权利——吃饭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依然拒穿囚服，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是对强加的罪与罚的根本否定，那是对人性尊严的维护。被关押在大庆监狱的孙殿斌这样说：我们不是罪犯，怎么能承认罪犯的标志呢？！一句朴实的话语，捍卫着生命的尊严。（文/明慧哈尔滨通讯员）

## 古风悠悠：周敦颐善政

周敦颐(1017—1073)，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世称濂溪先生，以施行善政、反对草菅人命而闻名。《宋史·周敦颐传》中，有几段故事：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该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你啊！”

有个上官推荐周敦颐，他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这里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处死。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持，周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回了家，打算弃官而去，说：“这样胡为，我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不干。”后来，王逵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死，是周敦颐舍官相救的结果。

周敦颐被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高兴地说：“这是那位能弄清分宁县大疑案的人。我们南昌人，现在也有申诉冤屈的地方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黠的衙



门小吏和恶少，都开始惴惴不安。经过周敦颐的“善政”教育，他们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开始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了。这都是周敦颐善政教育的结果。

从上述选录的故事看，周敦颐是一个很能干且有一定政绩的官吏，他明察秋毫，善于判案；他也敢于坚持原则，秉公判案，甚至不惜开罪上司。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出周敦颐的特点。真正足以显示出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吏治特点的，应是这样的效果：“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问题的关键，即在周敦颐“善政”的建立。这“善政”显而易见是一种文化教养，是一种道德薰习的结果。任何治理，倘若单纯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那还是很不完善而且片面的，是一种强化的约束，依托于强制力量的治理。而在周敦颐的治理下，想做坏事的人真正担忧的，乃是“玷污了清廉的政治”并以此为耻辱。这说明，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开始以自己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决定自己是否应当做某件事。有着这样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的社会，才是治理成功的社会。对于罪犯来说，“知耻为勇”，既然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善政”，什么是“耻”，那难道还会犯罪吗？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的可能，已被降到最低限度。（文/郑介文）◇